

甲部入世界观众苦
绪言人有不忍之心
人生之苦
天灾之苦
人道之苦
人治之苦
之苦苦
大地之害
界始之
之中
民族
人类
独立
总论
救者
人道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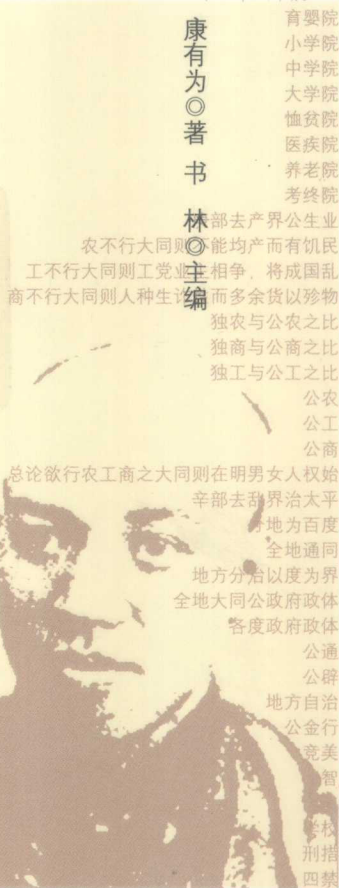
比男女贞戒不在身体
原女子被屈之由。本于繁衍人类之不得已
女为男私属 于是抽男抑女

Zhongguo Jinxiandai Mingren Wenku
Kangyouwei Wenji

康有为 | 文集

康有为◎著书

林部去产界公生业
主相争。将成国乱
编而多余货以珍物
独农与公农之比
独商与公商之比
独工与公工之比
公农
公工
公商
总论欲行农工商之大同则在明男女人权始
辛部去政界治太平
时地为百度
全地通通
地方分治以度为界
全地大同公政府政体
各度政府政体
公通
公辟
地方自治
公金行
竞美
智
学校
刑措
四禁



线装书局

甲部入世界观众苦
绪言人有不忍之心
人生之苦
天灾之苦
人道之苦
治之苦
之治
之苦
大地
之悲
界
之
民族
人类
独立
总论
政者
人道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库

比男女贵贱不在身体盛衰
原女子被屈之由，本于繁衍人类之不得已
女为男私属，于是他职细女

Zhongguo Jinxindai Mingren Wenku
Kangyouwei Wenji

康有为 | 文集

名人文库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线装书局

育婴院
小学院
中学院
大学院
医院院
养老院
考终院
林部去产界公生业
主相争，将成国乱
而多余货以珍物
独农与公农之比
独商与公商之比
独工与公工之比
公
公
公商
总论欲行农工商之大同则在明男女人权始
辛部去刑界治太平
地为百度
全地通同
地方分治以度为界
全地大同公政府政体
各度政府政体
公通
公群
地方自治
公金行
完美
刑指
四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有为文集 / 康有为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09.7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库 / 书林主编)

ISBN 978-7-80106-971-9

I. 康… II. 康… III. 康有为(1858~1927)—文集
IV. B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7081 号

康有为文集

著 者: 康有为

责任编辑: 杜 语

排 版: 燕 顺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定 价: 360.00 元(全 12 册)

目 录

大同书

甲部	入世界观众苦	003
乙部	去国界合大地	056
丙部	去级界平民族	101
丁部	去种界同人类	109
戊部	去形界保独立	117
己部	去家界为天民	158
庚部	去产界公生业	220
辛部	去乱界治太平	243
壬部	去类界爱众生	277
癸部	去苦界至极乐	283
《孟子微》总论		293

大同书

甲部 入世界观众苦

绪言 人有不忍之心

康有为生于大地之上，为英帝印度之岁，传少农知县府君（讳达初，字植谋）及劳太夫人（名莲枝）之种体者，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余矣。当大地凝结百数十万年之后，幸远过大鸟大兽之期，际开辟文明之运，居于赤道北温带之地，国于昆仑西南、带江河、临太平海之中华，游学于南海滨之百粤都会曰羊城，乡于西樵山之北曰银塘，得氏于周文王之子曰康叔，为士人者十三世，盖积中国羲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及汉唐宋明五千年之文明而尽吸饮之。又当大地之交通，万国之并会，荟东西诸哲之心肝精英而酣饫之，神游于诸天之外，想入于血轮之中，于时登白云山摩星岭之颠，荡荡乎其骛于八极也。已而强国有法者吞据安南，中国救之，船沉于马江，血蹠于凉山；风鹤之警误流羊城，一夕大惊，将军登陴，城民走迁，穷巷无人。康子避兵，归于其乡。延香老屋，吾祖是传，隔塘有七松园，楼曰澹如，俯临三塘。吾朝夕拥书于是，俯读仰思，澄神离形，归对妻儿，恻然若非人。虽然，乡人之酬酢，里妇之应接，儿童之抚弄，宗姓之亲昵，耳闻皆勃谿之声，目睹皆困苦之形。或寡妇思夫之夜哭，或孤子穷饿之长啼；或老夫无衣，扶杖于树底；或病妪无被，夕卧于灶眉；或废疾窿笃，持钵行乞，呼号而无归。其贵乎富乎，则兄弟子姪之阅墙，妇姑叔嫂之勃谿，与接为构，忧

痛惨凄。号为承平，其实普天之家室，皆怨气之冲盈，争心之触射，毒于黄雾而塞于寰瀛也。若夫民贼国争，杀人盈城，流血塞河，于万斯年，大剧惨瘥。呜呼痛哉！生民之祸烈而救之之无术也，人患无国而有国之害如此哉！若夫烹羊宰牛，杀鸡屠豕，众生熙熙，与我同气，刳肠食肉，以寝以处。盖全世界皆忧患之世而已，普天下人皆忧患之人而已，普天下众生皆戕杀之众生而已；苍苍者天，转转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诸圣依依，入病室牢狱中，划烛以照之，煮糜而食之，裹药而医之，号为仁人，少救须臾，而何补于苦悲。康子凄楚伤怀，日月噫歔，不绝于心。何为感我如是哉？是何朕欤？吾自为身，彼身自困苦，与我无关，而惻惻沈详，行忧坐念，若是者何哉？是其为觉耶非欤？使我无觉无知，则草木夭夭，杀斩不知，而何有于他物为。我果有觉耶？则今诸星人种之争国，其百千万亿于白起之坑长平卒四十万，项羽之坑新安卒二十万者，不可胜数也，而我何为不感怆于予心哉？且俾士麦之火烧法师丹也，我年已十余，未有所哀感也；及观影戏，则尸横草木，火焚室屋，而怵然动矣。非我无觉，患我不见也。夫见见觉觉者，形声于彼，传送于目耳，冲触于魂气，凄凄怆怆，袭我之阳，冥冥岑岑，入我之阴，犹犹然而不能自己者，其何朕耶？其欧人所谓以太耶？其古所谓不忍之心耶？其人人皆有此不忍之心耶？宁我独有耶，而我何为深深感朕？

康子乃曰：若无吾身耶，吾何有知而何有亲？吾既有身，则与并身之所通气于天、通质于地、通息于人者，其能绝乎，其不能绝乎？其能绝也，抽刀可断水也；其不能绝也，则如气之塞于空而无不有也，如电之行于气而无不通也，如水之周于地而无不贯也，如脉之周于身而无不澈也。山绝气则崩，身绝脉则死，地绝气则散。然则人绝其不忍之爱质乎，人道将灭绝矣。灭绝者，断其文明而还于野蛮，断其野蛮而还于禽兽之本质也夫！

夫浩浩元气，造起天地。天者一物之魂质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质也；

虽形有大小，而其分浩气于太元，挹涓滴于大海，无以异也。孔子曰：“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神者有知之电也，光电能无所不传，神气能无所不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全神分神，惟元惟人。微乎妙哉，其神之有触哉！无物无电，无物无神。夫神者知气也，魂知也，精爽也，灵明也，明德也，数者异名而同实。有觉知则有吸摄，磁石犹然，何况于人；不忍者吸摄之力也。故仁智同藏而智为先，仁智同用而仁为贵矣。

康子曰：吾既为人，吾将忍心而逃人，不共其忧患焉？而生于一家，受人之鞠育而后有其生，则有家人之荷担。若逃之而出其家，其自为则巧矣，其负恩则何忍矣。譬贷人金，必思偿之。若负债而匿逃，众执而刑，不刑其身，则刑其名。其负一家之债及一国天下之公债者，亦何不然。生于一国，受一国之文明而后有其知，则有国民之责任。如逃之而弃其国，其国亡种灭而文明随之隳坏，其负责亦太甚矣。生于大地，则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之异体也，既与有知，则与有亲。凡印度、希腊、波斯、罗马及近世英、法、德、美先哲之精英，吾已嘬之饮之，靡之枕之，魂梦通之；于万国之元老硕儒、名士美人，亦多执手接茵，联袂分羹而致其亲爱矣；凡大地万国之宫室服食、舟车什器、政教艺乐之神奇伟丽者，日受而用之，以刺触其心目，感荡其魂气。其进化耶则相与共进，退化则相与共退，其乐耶相与共其乐，其苦耶相与共其苦，诚如电之无不相通矣，如气之无不相周矣。乃至大地之生番野人、草木介鱼、昆虫鸟兽，凡胎生湿生、卵生化生之万形千汇，亦皆与我耳目相接，魂知相通，爱磁相摄，而吾何能忽然！彼其色相好，吾乐之；生趣盎，吾怡之；其色相憔悴，生趣惨凄，吾亦有憔悴惨凄动于中焉。莽莽大地，吾又将焉逃于其外！将为婆罗门之舍身雪窟中以炼精魂，然人人弃家舍身，则全地文明不数十年而复为猿榛草木鸟兽之世界，吾更何忍出此也！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诸星之生物耶，莽不与接，杳冥为期，

吾欲仁之，远无所施。恒星之大，星团、星云、星气之多，诸天之表，日本相见，神常与游，其国之士女礼乐、文章之乐与兵戎战伐之争，浩浩无涯，为天为人虽吾所未能觐，而苟有物类有识者，即与吾地吾人无异情焉。吾为天游，想像诸极乐之世界，想像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之，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能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其觉知少者其爱心亦少，其觉知大者其仁心亦大，其爱之无涯与觉之无涯，爱与觉之大小多少为比例焉。吾别有书名《诸天》。

康子不生于他天而生于此天，不生于他地而生于此地，则与此地之人物，触处为缘，相遇为亲矣。不生为毛羽鳞介之物而为人，则与圆首方足、形貌相同、性情相通者尤亲矣。不为边僻洞穴生番獠蛮之人而为数千年文明国土之人，不为牧竖爨婢耕奴不识文字之人而为十三世文学传家之士人，日读数千年古人之书，则与古人亲；周览大地数十国之故，则与全地之人亲；能深思，能远虑，则与将来无量世之人亲。凡其觉识之所及，不能闭目而御之，掩耳而塞之。

康子于是起而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观中国，远揽全地，尊极帝王，贱及隶庶，寿至篋彭，夭若殇子，逸若僧道，繁若毛羽，盖普天之下，全地之上，人人之中，物物之庶，无非忧患苦恼者矣。虽有浅深大小，而忧患苦恼之交迫而并至，浓深而厚重，繁赜而恶剧，未有能少免之者矣。

诸先群哲，怒然焦然思有以拯救之，普渡之，各竭其心思，出其方术施济之，而横览胥溺之滔滔，终无能起沈痼也。略能小瘳，无有全愈者，或扶东而倒西，扶头而病足，岂医理之未精欤，抑医术之未至耶？蒙有憾焉。或者时有未至耶？

夫生物之有知者，脑筋含灵，其与物非物之触遇也即有宜有不宜，有适有不适。其于脑筋适且宜者则神魂为之乐，其与脑筋不适不宜者则神魂为之苦。况于人乎，脑筋尤灵，神魂尤清，明其物非物之感入于身

者尤繁夥、精微、敏捷，而适不适尤著明焉。适宜者受之，不适宜者拒之，故夫人道只有宜不宜，不宜者苦也，宜之又宜者乐也。故夫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

夫喜群而恶独，相扶而相植者，人情之所乐也。故有父子、夫妇、兄弟之相亲相爱、相收相恤者，不以利害患难而变易者，人之所乐也。其无父子、夫妇、兄弟之人，则无人亲之爱之、收之恤之；时有友朋，则以利害患难而易心，不可凭藉；号之曰孤寡鰥独，名之曰穷民，怜之曰无告，此人之至苦者也。圣人者，因人情之所乐，顺人事之自然，乃为家法以纲纪之，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义妇顺。”此亦人道之至顺，人情之至愿矣，其术不过为人增益其乐而已。

结党而争胜，从强而自保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有部落、国种之分，有君臣、政治之法，所以保全人家室财产之乐也。其部落已亡，国土无托，无君臣，无政治，荡然如野鹿，则为人所捕虏隶奴，不能保全其家室财产，则陷苦无量而求乐无所。圣人者因人情所不能免，顺人事时势之自然，而为之立国土、部落、君臣、政治之法，其术不过为人免其苦而已。人者智多而思深，虑远而计久，既受乐于生前，更求永乐于死后，既受乐于体魄，更求永乐于神魂。圣人者因人情之所乐而乐之，则为创出世之法，炼神养魂之道，长生不死之术，以求生天证圣之果，轮回不受，世界无边，其乐浩大深长，有迥过于人生之数十年者。于是人遂愿行苦行焉，弃亲爱之室家，绝人间之荣华，入山面壁，裸跣乞食，或一日一食，或三旬九食，编草尝粪，卧雪视日，喂虎饲鹰。彼非履至苦也，盖权其苦乐之长短大小，故甘行其小苦短苦以求其长乐大乐也；彼以生老病死为苦，故将求其不苦而至乐者焉，是尤求乐求免苦之至者也。孝子忠臣、义夫节妇、猛将修士，履危难，蹈险艰，茹苦如饴，舍命不渝，守死善道，名节凜然。文天祥、史可法以忠君国死，杨继盛以

谏亡，于成龙为令而自炊，陈瑛为巡抚厨仅瓜菜，吾家从伯母陈自刎而不嫁，吾伯姊逸红、仲妹琼琚守贞而抚子，琼琚至于忧死，其苦至矣。然廉耻养之于风俗，节义本之于道学，庄子谓曾参、伍胥也不修则名亦不成也。则虽苦行耶而荣誉在焉，敬礼在焉。所乐有在，是故不以其所苦易其所乐也。

故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其有迂其途，假其道，曲折以赴，行苦而不厌者，亦以求乐而已。虽人之性有不同乎，而可断断言之曰：人道无求苦去乐者也。立法创教，令人有乐而无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乐多苦少，善而未尽善者也，令人苦多乐少，不善者也。昔者有墨子者，大教主也。其为教也尚同，兼爱，善矣；而其为术，非乐，节用，生不歌，死无服，裘葛以为衣。庄子曰：“其道大觳”；“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印度九十七道出家苦行，一日一食，过午不食，或一旬一食，或不食，或食粪草，衣坏色之衣，跣足而行，或不衣不履，视赤日，卧大雪，尝粪，其苦行大地无比之者矣。彼以炼魂故弃身，然施于全群人道则不可行。

犹太、罗马及穆护教之抑女，亦犹然也。基督乐在天国，故亦土木其身，其清教徒苦行不食，栖山闭处，亦犹佛教焉，今在西班牙之可度犹见之也。基督不娶，绝其后嗣，神父皆不能娶。道觳不行，于是路德新教出焉，顷刻而易天下，则以其道近于人而易行故也。

夫印度自摩弩立法，严阶级，别男女。人生而为寒门下户之首陀也，则为农，为贾，为百工，为猎夫，为奴婢，百世不得列于吏士焉。若生而为女，以布掩面，终身无睹，既嫁从夫，夫亡烧死，或闭高楼，永不履地，其为礼法也如此，故男为奴而女为囚焉，苟非藉出世之法，从何脱其烦恼耶？婆罗门诸哲九十七道思为人脱烦恼，其不得已而鸣出家、禁杀生者耶？盖原世法之立，创于强者，无有不自便而陵弱者也。国法也，因军法而移焉，以其遵将令而威士卒之法行之于国，则有尊君卑臣

而奴民者矣。家法也，因新制而生焉，以其尊族长而统卑幼之法行之于家，则有尊男卑女而隶子弟者焉。虽有圣人，立法不能不因其时势风俗之旧而定之。大势既成，压制既久，遂为道义焉。于是始为相扶植保护之善法者，终为至抑压至不平之苦趣，于是乎则与求乐免苦之本意相反矣。印度如是，中国亦不能免焉。欧美略近升平，而妇女为人私属，其去公理远矣，其于求乐之道亦未至焉。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曰“穷则变”，曰“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盖深虑守道者不知变而永从苦道也。

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人道之苦无量数不可思议，因时因地苦恼变矣，不可穷纪之，粗举其易见之大者焉：

(一) 人生之苦七：

- 一、投胎；
- 二、夭折；
- 三、废疾；
- 四、蛮野；
- 五、边地；
- 六、奴婢；
- 七、妇女（别为篇）。

(二) 天灾之苦八（室屋舟船，亦有关人事，亦有关天灾者，故附焉）：

- 一、水旱饥荒；
- 二、蝗虫；

- 三、火焚；
- 四、水灾；
- 五、火山（地震山崩附）；
- 六、屋坏；
- 七、船沉（汽车碰撞附）；
- 八、疫疠。

（三）人道之苦五：

- 一、鳏寡；
- 二、孤独；
- 三、疾病无医；
- 四、贫穷；
- 五、卑贱。

（四）人治之苦五：

- 一、刑狱；
- 二、苛税；
- 三、兵役；
- 四、有国（别为篇）；
- 五、有家（别为篇）。

（五）人情之苦八：

- 一、愚蠢；
- 二、仇怨；
- 三、爱恋；
- 四、牵累；
- 五、劳苦；
- 六、愿欲；
- 七、压制；

八、阶级。

(六) 人所尊尚之苦五：

一、富人；

二、贵者；

三、老寿；

四、帝王；

五、神圣仙佛。

第一章 人生之苦

投胎之苦

太古之野人，甫离兽身，狃狃榛榛，全地如一而无等差，茹血衣皮，穴处巢居。自圣智日出，文明日舒，宫室服食，礼乐文章；上立帝王，下设虏奴；贫为乞丐，富为陶朱；尊男卑女，贵人贱狙，华族寒门，别若鸟鱼，蛮獠都士，绝出智愚，灿然列级，天渊之殊。呜呼命哉，投胎之异也！一为王子之胎，长即为帝王矣，富有国土，贵极天帝，生杀任意，刑赏从心，呼吸动风雷，举动压山岳，一怒之战，百万骨枯，一喜之赏，普天欢动。不幸而为奴虏之胎，一出世即永为奴虏矣，修身执役而不得息，听人鞭撻而不敢报，虽有圣哲而不得仕，虽死节烈而不得赠位，虽为义仆而不厕人列，子子孙孙世袭为隶。

夫贵贱之宜，只论才德，大贤受大位，小贤受小位，故九德为帝，三德有家，天工人亮，乃公理也。夫淫凶如高洋杨广，乳臭如婴殇质冲，以诞生王家，居然帝矣。自非然者，虽以孔子之圣，终为陪臣。若为奴者，古今万国非无卫青、丰臣秀吉之才，而终身奴使矣。一堕奴身，永无升拔，无涯之苦，已自胎生。彼亦天之子也，何一不幸，沉沦至此！

其投胎为巨富之子也，生而锦衣玉食，金银山积，僮指盈千，田园无极，妾妇杂沓，纵盈声色，管弦呕哑，不分旦夕，一掷百万，呼卢博激，挥金如土，富与国敌。如投胎为窳人乞丐之子也，生而短褐不完，半菽不得，终日行乞，饿委沟壑，烈风吹肤，被席带索，夜宿门廊，人所喝逐，垢污塞体，虬虱交啄，或遇大雪，僵倒村落。其有凶饑，人肉同削，熏鼠嚼叶，疾疹并作，疮痍遍体，手足断落，血液脓秽，腥气臭恶，号泣叩首，一钱喜跃，终日行乞而不得一食，饿死沟壑而不得一席。

其窶人子终身作工，计日得金，勤劳备至，未得一饱，有终世劳动，而无有少赢以娶一妻、筑一椽、买寸田者矣。夫人之生也，量工受食，一夫不作，时谓负职。故大才受大禄，小才受小禄，各出其力以供公业。今若查三标、大良、阿斗之流，昏淫颠狂，终身未尝作一日之工也。阿斗掷金叶于城上，一时而尽百万，日破百千金之古瓷而听其声；查三标夜开京城之门先一时而费万金。而吾乡方荪壁进士，独行介节，不受赠馈，种菜而食，乃至饿死；吾外太祖陈子刚秀才，操行孤介，日食一椀，朝饮其汤而暮咀其肉焉。其他一为窶人子，则终身力作，穷老饿病，举世是矣，是遵何故欤！

若夫华族高门，膏腴世爵，春秋则代为执政，六朝则世戴金貂，著作、秘书，不屑省郎。若世爵则公侯继轨，乳臭承袭，欧土千年之封建贵族及大地各国犹是也。其他投于寒门，不得高爵，若汉制之异姓不王，明以来之文臣不为公侯，必待艰难考试乃得青衿，百人囊笔，仅一登科，虽有博学奇才，老困场屋，多终身而不售，视登第如登天。若夫印度婆罗门、刹帝利之子，世为王为师。而若投为巫士哈，若拖卑，若咩打，若冬之胎，则世为猎人，为粪夫，为作作；虽有才哲，限于阶级，无由振兴。若一见女身，永为囚系；无贵无智，役隶于男；防禁幽辱，不齿人数。在欧美不得为公民之列，在全地不得试仕宦之途。至于贱为婢妓，卖鬻由人，生命如鸟，其惨毒尤不可思议。至若堕落兽身，披毛戴角；割肉为馐，剥皮为裘；即仁如耶稣，以为天赐；日杀充庖，视为固然，曾不少怜，无可奈何。呜呼，此佛氏慈悲所由鸣因果以为解释也！即同为人类，等是男身，而生落边蛮，僻居山穴，片布蔽体，藜藿果腹，不识文字，蠢如马鹿，不知服食之美为何物，不知学问之事为何方；其与都邑之士，隐囊麈尾，裙屐风流，左图右书，古今博达，不几若人禽之别欤！以欧土之化，而西班牙尚有气他拿之穴处人犹然也。凡此体肤才智，等是人也，孔子所谓人非人能为，天所生也。孔子又曰：“夫物非阳